

“老朋友”是汉语中有着丰富内涵的一个词,相处甚久、知根知底,彼此友善、关系融洽,志趣相投、惺惺相惜……这是从朋友之间交往的时间长度、感情深度以及思想高度的理解。还有一种“老朋友”,是相对年龄而言,实际也就是“忘年交”。当自己还是青年、中年时,他们年事已高,但年龄根本不是障碍,一来二去,与这些老人竟然成为掏心掏肺、无话不谈的“老朋友”。

著名画家李丁陇,与徐悲鸿、刘海粟、颜文樑被并誉为当时中国美术界的“四大才子”,也是一位长我近六十岁的朋友。李丁陇祖籍河南新蔡,一生坎坷,因为出生于农历五月初五午时,被族人认为是个“异类”,一出生便被送到庙里,以便为乡里免灾。后来,他当过徒工,当过艺专的老师、校长,还当过冯玉祥的文书,他也是当代第一位

到敦煌写生的画家。

1937年秋,李丁陇去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。为了防风和野兽,他选择了一个地势稍高点的山洞,铺上干草作为栖息地。冬季的莫高窟寒冷异常,他

我的那些“老朋友”

苏虹

常常半夜里被冻醒,翌日,又披裹着一床破被子开始如痴如醉地临摹壁画。敦煌莫高窟给了他无尽的艺术营养,仅千姿百态的手势就记下了几百种。在莫高窟的八九个月时间里,不理发、不洗澡的他衣衫褴褛、乱发披肩、形容枯槁,成为一个地道的“野人”。1939年8月,李丁陇历尽艰辛回到西安,举办了“敦煌石窟艺术展”,《极乐世界图》巨幅长卷和近百幅精美的单幅临摹画,在当时引起轰动。

著名文史学家、作家、“补白大王”郑逸梅在其九十五岁高龄时曾这样评价李丁陇,“我虚度九十五了,在这数十寒暑中,所交的朋友莫奇于李丁陇、莫畸于李丁陇、莫野于李丁陇、莫苦于李丁陇,以伟大而言,也莫伟大于李丁陇。”李丁陇晚年经常叫我去陪他聊聊天,拉我陪他参加一些活动,我也乐得去听他讲些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。回想自己在二十来岁时,能够有幸聆听一位七八十岁的“老朋友”聊一些传奇经历,其实听到的不仅是沧桑而有趣的故事,更是让自己开阔了眼界,了解到比同龄人更多的精彩世界。

田邀是我认识的另一位“老朋友”。田邀本名谢天璈,1918年出身于书香门第,新中国成立之前做过机关职员、银行雇员、报纸编辑记者,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,后随军南下,在《解放日报》担任国际版主编,离休后专心写作,著作颇丰。199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田邀老先生,他见我喜欢写作,不时叮嘱我“多写”“要坚持”,还赠予他的《杨度外传》等著作,并以兄相称,对后学鼓励有加。

1998年,拙著《无为而治——老子谋略纵横》出版,时已八十高龄的田

邀老先生专门撰写书评鼓励晚辈;2012年,94岁的田老得知此书以《老子谋略:无为而治》为书名再版,又将书评修改并刊发在《解放日报》朝花副刊。他在书评结尾写道,“西方国家学者近年也掀起一股探讨老庄哲学热,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矿藏的丰富与价值,还在批判它的某些消极面,片面地强调批判,不仅有时厚诬古人,也太对不起自己的祖宗了。”田邀自己就对老子《道德经》很有研究,所以他在书评中,在对我“纵横谈”给予肯定的同时,也对社会上某些“厚洋薄中”现象提出了批评。

水墨画大师李奇茂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台湾籍老人,身穿定制的中装,留着漂亮的“八字胡”。时年八十有五的他,腰杆挺直,声如洪钟,中气十足。认识他的那一年,正好是我从部队转业正处于“待业”状态,当时无所事事,开车带着他和北京的一位画家,从上海到杭州,从杭州又到绍兴,前前后后一个多月。

在车上我和他聊起不久前去大陈岛的情况,他饶有兴趣地告诉我,“大陈岛的青口贝是全世界最好吃的”。的确,那次品尝了岛上的许多海鲜,青口贝留给我的印象最深。当他得知我刚刚获得复旦的博士学位,还处于“待业”的尴尬境地时,挥毫给我题下出自安徽怀远迎河寺的一副对联,“竖起脊梁立定脚,拓宽眼界放平心”,以



此鼓励我从容淡定地走好接下来的路。

一次闲聊中,他听说我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,高兴地为我题写了书名,并鼓励我早日拿出新作。可惜一晃十年过去了,写写停停,停停写写,那部小说至今还未完稿。而李老先生已于去年仙逝,想起来心里很是惭愧和内疚。

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,当年的那些老朋友,有的已经离开人世,但我的眼前总会时不时出现他们步履蹒跚的背影,耳边总会时不时响起他们絮絮叨叨的叮嘱。回想起来,我很庆幸那些年交了许多老朋友,他们亦师亦友,亦兄亦父。他们神闲气定的沉稳,举重若轻的从容,阅尽千帆的淡定,大巧若拙的睿智,无不给我教诲与启迪。

白驹过隙,光阴荏苒。曾经年轻的我不再年轻,对人生的理解也有了不同既往的感悟。不管多么留恋年轻的岁月,青春终将逝去;不管多么珍惜中年的时光,容颜终将老去。后人可以记住的,唯有那份古道热肠的真诚,那份璞玉浑金的友善,那份温良宽厚的慈祥。

遥忆佩秋老师

冯淑笙

美西时间6月25日下午2时(北京时间26日凌晨5时),我在洛杉矶家中突然收到来自陈佩秋老师幼子定基发来的消息,告知其母于两个小时之前在沪溘然长逝,令我在备感突然的同时不禁潸然泪下。

两年前的5月18日我返沪拜访她时,曾与老师相约今年春天再去看望她。前几次通电话时,得知她年事虽高,但身体尚好,精神也佳,只是听力略减,不料短短几天就远行仙逝。因为疫情阻隔,近期难以返沪,但几十年来与佩秋老师及她丈夫谢稚柳的交往却在脑海清晰浮现。

我与陈谢两位大师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遂成忘年之交。从此,他们家“壮暮堂”这个名士云集的高雅之地经常会多出一个默默无闻的白丁。记得有一次陈老师感觉头痛,我因学过针灸推拿,便自告奋勇帮她按摩。可能因为用力不当,不慎将她百会穴处擦破出血。我一下子既紧张又内疚,但她只是轻描淡写地安慰我:“不要紧的,拿餐巾纸擦一下即可。”一边擦一边笑着说,感觉头痛好多了。她的平易近人让我感觉仿佛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大约1992年,有段时间我胃炎缠身,气色不好,陈老师夫妇均对此十分关心。当她了解到我吃“珍合灵”药有效但却难以买到时,特意叫我把药瓶拿给她看。没过多久,她就准备好了十几瓶此药。原来是看到药厂在云南昆明之后,特意叫儿子去那边买回来的。

与人为善是陈老师的秉性,她对保姆也是如此。我曾介绍过一个绍兴女孩去她家烹饪,陈老师也喜欢吃她烧的菜。后来保姆因家事自请离职时,陈老师一下子多给她好几个月工资,让保姆深为感动感激。

1997年春,我刚移居美国才一个多月,就获悉谢大师仙逝的噩耗,只能遥寄哀思。两年后回沪探望陈老师时,她特意挑了一幅有谢老题字的谢伯子画送我留念,并亲笔题跋。2012年,我儿子在沪结婚,陈老师不仅亲率子媳出席,还亲笔书写墨宝祝贺,她大儿媳沐兰告诉我,这是老师连夜一气呵成的,更令人感动。

每次返沪我都会去看陈老。记得2016年那次,在她家亲眼目睹她一边鉴定宋画一边口述,由二儿子负责在旁录音,90多岁高龄的陈老依然在坚持工作,准备将来再出专著,其敬业精神与工作态度令人肃然起敬。

“何愁白发新添色,须信黄金不买闲”。这幅多年前挂在谢稚柳座后墙上的对联,应该就是这对大师夫妇的心声吐露。

千言万语,不知从何说起。仅以此文遥祭我敬爱的陈老师。

她在第一线

周炳揆

那年“七一”,《新民晚报》头版有一位女同志的照片,她美丽、时尚、充满活力,照片标题是《她在第一线》,报道的人物是武康里委党支部书记柏祖芳。

武康里委所辖地带历史建筑林立,游客络绎不绝,可以想象在这里担任党的基层干部是多么荣光。但是这话只讲对了一半,人们今天看到的优雅社区,浸透着柏书记和她同事们多多少少辛苦的工作啊。

社区内有一幢知名的建筑叫武康大楼,有着九十多年历史,但是长时间疏于管理,原先很气派的门厅里停满了自行车、助动车,居民们叫苦不迭。2010年世博会之前,柏书记组建了一个居民自治管理小组,在大厅里贴出告示,向大楼里的每家每户发一张意见征询表,要还武康大楼一个门厅,居民们很配合,都把单车移到后院去了,这才有了今天宽敞明亮的大厅。

“居民自治,意味着居民参与,事情如果是自己做的,就可坚持很长一段时间。”这是柏书记得出的经验。辖区历史建筑众多,柏书记创办成立了“老洋房新生活议事会”,由居委会牵头,老年人看病、垃圾分类、遛狗遛猫等,事无巨细,只要关乎民生,居民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寻求帮助,有建议、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讨论。

柏书记和我有较多的接触始于几年前武康大楼的“口述历史”项目。记得2015年11月,柏书记邀请我参加项目组织的座谈会,她说:“我有事不能参加,你去座谈会讲讲话吧。”那天,我在会上谈道:回忆历史,不光是重温童年的趣事,回顾邻里的变迁,作为一幢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时刻的建筑,它也有着许多伤疤、创痛,揭示这些需要勇气,我们居民的内心也会纠结,也会有挣扎。会议刚结束,许多媒体记者找我采访。我把我的信任交还给了柏书记,请他们先和里委柏书记沟通。我们居民为什么信任柏书记呢?因为柏书记是一个普通的人,她待人和蔼亲切,她爱美,总是化着淡妆,她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,她和我们拉家常,谈她的家庭,她孩子的就业、婚姻等等。

平易近人、人性化是多么重要,希望有更多人性的干部,像柏书记一样急居民所急,而居民也会以急社区所急,倍加珍惜美好家园作为回报。记得当年读中学时语文课本有一篇散文,是一位当时很为红火的作家歌颂“七一”的文章,其中有一句我印象很深:“我们的党,有多少多少眼睛里终年布满血丝的支部书记……”时代在前进,生活在更新,我们乐于见到更多的像柏祖芳一样的支部书记——她(他)们健康、美丽、时尚,她(他)们待人亲切而又善解人意。

在抗疫战场,她是护士,是护工,是心理按摩师,是战友,是老师……她是80后“宝藏姐姐”。

2020年1月,新冠疫情来势汹汹,上海曙光医院心内科、心胸外科及CCU病区护士长黄凤义无反顾报名加入曙光医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。她说:“作为一名党员,此时必须挺身而出。”

除夕夜,接到集合电话时,黄凤正和家人吃年夜饭,她放下碗筷,急匆匆收拾行囊,奔向战场。年初二,她进入金银潭医院北三楼重症病房,成为上海市医疗队第一批进入病房的护士。在金银潭医院工作9周余,68个日夜,黄凤完成了7周责任护士班,共40余个班次;2周外围班,包括主班、治疗班等。工作第一天,从培训到上岗,不吃不喝13个小时,在全身穿戴防护服的状态下9个小时未离开隔离病房,只为节约一套防护服,连厕所都没上。里层的工作服湿了干,干了湿,N95口罩脱下来全是水。

北三重症病区患者绝大多数需要借助呼吸机维持呼吸,黄凤除了给包管的病人进行静脉输液、推针、吸痰、雾化吸入、呼吸机相关护理、深静脉护理、胸腔引流等专科护理外,还负责病人全部的生活护理,包括喂饭、喂水、鼻饲营养、翻身拍背、皮肤护理、排泄护理等。

因为对疾病的恐惧、焦虑,很多患者出现失眠症状,作为曙光医院的中医护理人员,黄凤在完成常规工作后,为失眠患者进行引阳入阴推拿改善睡眠,为新冠合并高血压、头晕患者开展降压操、眩晕保健操,为冠心病、胸闷心悸患者开展护心操,还推广到同事,为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做出了独特贡献。

对患者来说,黄凤既是护士,也是护工,还是家属,亦是“心理开导师”。她悉心安慰患者,期待他们能暂时忘了病痛多一些微笑

和期盼;为患者制作生日贺卡;与患者一起高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;与同样是“宝妈”的患者聊育儿经;根据不同患者的性格、情绪状态,用中医五情开展情绪护理,消除患者不良情绪。

对同事来说,黄凤是战友,是老师,更是知心大姐姐。临行前,院领导嘱托她“要照顾好自己和

队友,安全去,平安回。”在每次工作交接时,她都会细心将本班工作注意点写下来压在台板下,在黑板上留下重要联系电话,希望后一班同事少走一些弯路。有一天,大家正在忙碌,一位同事喘息着说:“黄老师,我觉得好闷,心跳好快”,测了心率,竟然达120以上,黄凤指导同事调整好呼吸,为她按摩内关、合谷等穴位,随后主动接手病人,让同事去休息。虽然一个人负责8个重症病人有些忙累,但战友安全,就是



动静 (木刻) 赵宗彪

小暑温风至

王丽娜

烦,领略着四时景色变化,也体味着地域风俗变化。

到了小暑,亦是如此,因为小暑时节天气炎热,上海的热天大多带着几分闷热,是那种湿答答的热,虽说心静自然凉,但这种热,总是难过的,不够爽气,连带着胃口也受到影响。南方有“食新”的习俗,上海人还喜欢在这个时候吃黄鳝。小暑时节的鳝鱼肥壮、粗大、结实、味美。鳝

丝可以清炒,纯鳝丝,吃得是分量十足,一筷子下去,十分的满足感。不过,这么吃,略嫌不够精致,总感觉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的味道。吃鳝丝,加点茭白丝,颜色上好看,味道上,软糯的鳝丝,清爽的茭白,口味上是双重奏了。

记得20年前,高考在7月份,小暑时节,也正是高考的关键日子。家里特备了这道茭白炒鳝丝,给那时还是考生的我补充蛋白质,据说是小暑黄鳝赛人参嘛。

那个时候,夏天的夜,是热的,不过幸好我是住在沿马路的房子,一到傍晚,就会从水龙头接两盆水来浇门口的人行道,水淋到路面上,会有“滋滋”的声音,似乎是听到了路面上温度的声音。

那时的我,会仔细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把躺椅拿出去了,或者是把小桌子拿出去。晚上,在躺椅上乘凉,拿把扇子摇啊摇,倒是有着“俯仰无所为,聊复得此心”的意味。有什么好看的节目,谁家的电视机就会放到门口来,纳凉的观众们同悲同喜,有时候互相评论,那个时候的收视率也许就是这么升上去的。

现在想来,从前的夏天,是慢的,没有微信,但在晚上乘风凉的时候,大量的信息在此时交流,别有一番感觉。温热的风在扇子摇摇中消退了几分暑气,那么回去一枕凉席,这个小暑很老上海。

十日谈

党建战“疫”

夜空格外敞亮。

责编:郭影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